

徐敬亚

戴锦华

骆晓戈

翟永明

吴 蓓

单正平

陈蔚文

张 念

吴志翔

成露西

熊秉纯

匡文立

胡晓梅

韩德强

旷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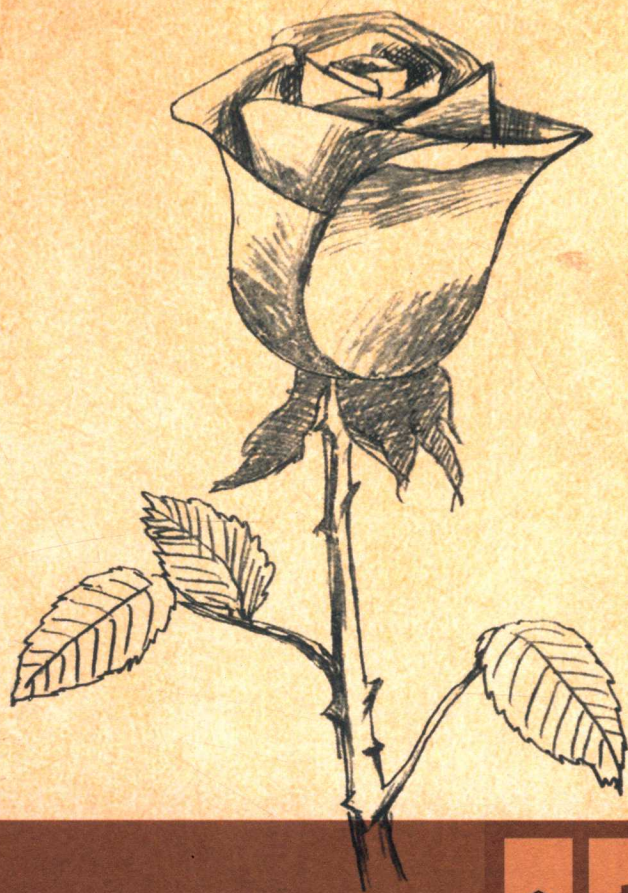
祝东力

黄纪苏

周国平

崔卫平

沈 睿



SHENGWEI NVREN

生为女人

性别、身体、欲望、情爱与权力

孔见 王雁翎 主编

《天涯》人文精品书系

天涯

Frontiers

Frontiers

天涯

《天涯》人文精品书系



生为女人

SHENGWEI NVREN

性别、身体、欲望、情爱与权力

孔见 王雁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为女人：性别、身体、欲望、情爱与权力 / 孔见，
王雁翎主编.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10

(《天涯》人文精品书系)

ISBN 978-7-5154-0635-0

I. ①生… II. ①孔… ②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5116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梅 一
责任编辑 李一梅 秦霁政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印张 1 插页 15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总 序

1996年初，地处海南岛的传统文学期刊《天涯》在著名作家韩少功、蒋子丹的主持下，变法图强，浴火重生，秉持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的宗旨，主张回归中国杂文学、泛文学的传统，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栏目设置、超豪华的作者阵容，在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文学界投下了一块嶙峋的石头，激起阵阵波浪，被称为“1996年文坛十件大事”之一。

光阴荏苒，这本重生的杂志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处于边缘位置的《天涯》，始终保持着深度的人文情怀和强烈的现实关切，以从容中道的姿态，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大规模开发中的环境生态、底层与社会分化、当代道德状况与精神建设、东方视角与中国道路等诸多问题进行跟踪；同时也以敏感的文学修辞，回应时代的喧嚣与人心的跌宕，得到了知识界与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倾力支持。可以说，时代大潮的每一轮潮汐都在天涯海角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敏感，因而敏锐；关心，因而关注。《天涯》二十年的历史，已不仅仅是一本杂志的历史，有心人可以从中看出，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学潮流的变迁。“《天涯》人文精品书系”立足于当下的知识视角，以专题形式进行精选，企图以杂志二十年的回顾，为中国社会

世纪之交世相与人心的变迁立此存照。书系计有：《我们经验里的时代》《平静的坏心情》《生为女人：性别、身体、欲望、情爱与权力》《蝴蝶发笑》《绝版的抒情》《此情可待：1956—2005年的情书》共六卷。既有知识分子对社会焦点问题的热议，也有草根百姓日记书信等实用文字，更有禁得起时间磨砺的文学创作文本。

回顾二十年的文字过程，我们心存感恩之情。借书系出版之际，我们向二十年来为《天涯》贡献了自己智慧与才华的作者表达由衷的敬意，同时也对《天涯》的读者深致谢意！正是他们之间的精神交集，成就了我们工作的意义。

二十年的时间不算太短，但也不算太长，《天涯》仍在路上，“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谨以此与《天涯》的作者、读者们共勉。

王雁翎

2015年9月1日

目 录

性 别

- 002 论“女人类”
/ 徐敬亚
- 012 生为女人
/ 戴锦华
- 016 有性别的时代
/ 骆晓戈
- 023 无法流通的天赋
/ 翟永明

身 体

- 034 人的伟大在于改变自我
/ 吴 蓓
- 045 “人造美女”的伦理问题
/ 单正平
- 058 阴性之痛
/ 陈蔚文
- 077 临近身体，临近存在
/ 张 念
- 084 身体的殖民主义
/ 吴志翔

欲 望

- 098 现代化之下的色情业
/ 成露西 熊秉纯

- 102 荡妇出世
/ 匡文立
- 111 性·谎言·木子美
/ 胡晓梅

情 爱

- 144 市场、爱情与婚姻
/ 韩德强
- 160 从爱情的废墟上开始
/ 旷新年
- 163 市场背后的情感泡沫
/ 祝东力
- 165 问题的双重性
/ 黄纪苏
- 168 市场经济与性爱自由
/ 周国平

权 力

- 172 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 崔卫平
- 193 性、性别与中国社会转型
/ 黄纪苏
- 205 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
/ 张 念
- 212 走向女权主义
/ 沈 睿

性 别

论“女人类”

徐敬亚

人类，这种没有尾巴的生物，只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已经使地球面目全非。时至今日，人类仍在勇敢而阔步地挺进，他们的文明之车，压得大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喘息。

残酷地说，地球上存在着男、女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

“男人类”：粗壮、有力、博学。他们凭借着明晰的理性和坚韧的毅力，雄踞着几乎全部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从男人们胡须深处卷起的文明之风，像一股令万物战栗的、强大的高压电流，把人的气魄从远古一直吹向未来。

“女人类”：柔弱、纤细、轻盈。她们不甚理智，她们情意缠绵，她们的肢体小巧玲珑，她们的灵性清隽而神秘。她们平静的藤蔓，像水一样无微不至地伸向远方，她们被动地缠绕着高大的乔木，她们使地球上浮动起一片水绿色的生殖的气息。

“男人类”与“女人类”，头部与四肢大体相似，唯有躯干上的某些器官略有差异。但是作为基督教圣徒的巴维尔却说：男人是女人的首脑。《可兰经》上也明确地记载，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

宗教以它至高无上的尊严，引导着对“女人类”的定义。缺少逻辑，成

了女人们最明显的标记。她们不能专心致志，她们的思维不愿意像螺旋那样无限制地绕下去。为了与一个女人谈得投机，男人们不得不在谈话中设法加入一些情感的小佐料。男人们在第一次、第二次推理后，仍然大步地跨越逻辑，可当他回过头宣布第三个结论时，女人已经不见了。她们没有耐心，她们的心过于松散，在理性那一层紧接着一层的台阶上，她们像稀薄的空气一样，在左顾右盼后，总是一屁股坐下去。

琐碎与无聊，是失去了理性的女人们最致命的弱点。女人与女人之间的谈话，充满了迷失方向的判断和折断了翅膀的话题。像无数零碎的草沫和越磨越细的淤泥，她们在各种或褒或贬的名词上恣意地抚摸。她们把时间的橡皮条拉得像细雨一样无限绵长。而高度发达的神经质，又使女人们几乎成了猜忌的动物。她们斤斤计较，她们鼠目寸光，她们永远无法了解男人。一个男人在回家进入房门之后，往往会受到好奇女人的反复盘问。迟钝的女人永远无法迅速捕捉自己男人的心理，而粗糙的男人在三五分钟的误解后就开始发火。从此，沉默代替了一切。这就是我看到的家庭幸福。

历史上的某些说法，总带着合理的依据：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们吐出一条条误解的蛛丝，她们夜晚的哭泣和黎明时怨恨的提醒，促成了男人与男人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甚至宗族之间的纠纷，甚至民族之间的战争……

为此，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都双双认定：女人既愚蠢又浅见。她们的思想只介于成人与孩子之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夫子也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然而，人类生育的重心，从来都落在这些孩子般的女人身上。在一年之内，一个男人和不同的女子交合，他可能“生出”几百个子女。但是女人不管有多少个情夫或面首，一年中只能发生一次生殖。所以男人的需求广泛，而女人则只想像蜜蜂那样叮死一朵花蕊。在这个意义上，女人的通奸更含罪恶。因此《可兰经》里对背叛丈夫的女人的处理是：用石头砸死。

正因为女人被授予了繁殖和生育的权力，她们便把诱惑作为自己带着香味的使命。她们用微微翘起的鼻子、瘦削如柳的肩膀和亭亭玉立的胫骨和跗骨，换取男人的微笑。她们拖累文明的方法，就是让男人的手停止操作，而在她们那细致柔软的皮肤上滑行。女人，只是一张张随时等待男人来领取的请柬。她们，是专职的爱情动物。在爱的满足后男人马上落下云头，而她们登上高峰后却立刻像烟那样上升。她们对情感的专注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她们抓紧一个男人后就要苦苦厮守一生。她们卖弄风情地用地球上的一切颜色打扮自己：她们把眼睛涂黑，把头发染紫，把嘴唇涂红，把前胸垫高，把腰勒细，她们与香水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难以辨认的关系……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女人更接近精神病；威宁格认为，最低贱的男人也比高尚的女人高得不可比拟……关于女人的罪恶，西方有潘多拉的盒子之说。欧洲的中世纪，有一种为女人特地准备的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人的腰和骨盆。在中国文化中，女属阴，暗含着黑暗与邪恶的双重指义。

于是，在人类艰难漫长的文明道路上，涣散而游手好闲的女人自然而然地成了男人们的从属物和单向生殖工具。地球所有的新旧民族，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把财产传给女人。公元6世纪，马康教堂郑重其事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女人是否有灵魂？几乎一半的与会者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基督教会议，最后仅以一票的极微弱多数通过。会议的结论是：女人虽然是低级生物，但仍然存有类似灵魂的东西。

以上，并不仅仅是我的观念，这是到今天为止的某种文字记录或情绪性的改写。它，带着整个人类文明强硬的口吻。

这一生，我曾认识过很多女人。通过文字和思索，我的目光扫过千千万万的“女人类”。对她们恶毒的评价言辞，或许违背了善意的品行，但却像是驳不倒的谬论，从古老之地款款而来。它总因为能在人们心中浮现出一个个最恰当的例子而使后人，尤其是男人，在难以赞同中频频点头。

历史，像一名无声的“半截”律师，它总是只做前半部分的工作，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之后，保持沉默。历史，通常是一个坑害盲从者的陷阱。它守候在一个浅薄结论的身后，它是在等待一个最愚蠢的连接线吗？

人，是种只能存活几十年的生物。人的一生有太多限制。如果一个男人一生中，从未遇见过最优秀的女人，那他滑入某个坐落在自然而然结论前的陷阱就应该得到某种谅解。

在这一点上，我无限幸运。

因此，我再一次残酷而坚定地说：几千年来，地球上的男人与女人，已经构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迄今为止的人类史，只是“男人类”的历史。这是地球上长久以来的局面，这一点，所有女人也不得不承认：人的文明，是雄性的，它的确多半是由男人创造的。

正是“男人类”的强横，迫使“女人类”一步步退向角落。疯狂前进着的男人，像忽略身边的濒危动物一样忽略着女人。他们创造历史。他们掌握书典。他们义正词严地在法律上写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拿破仑法典》）他们进一步恨恨地说：“女人是我的动产。”（彼特鲁契奥）他们更狂妄而精确地宣称：从数学上说，女人构成了人类的一半；从相对论上，她们还不足六分之一。（史特林堡）

我转过身，不是与他们讨论两种人类的优劣，而是向他们背后的庞大背景发问：假设你们依据文明所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你们现有的文明，你们“男人类”的文明，就是至高无上、唯此不二的吗？

如果你突然降临地球，而不是一直在它所谓文明的药水中浸泡，对这个蓝色地球上雄雌两性关系的严重倾斜，你会惊异不已，百思不解。在地球上其他动物界中，没有任何一种雄性对雌性有过这样大的蔑视和诅咒。在有着文明可能性的其他星球上，那里的“人类”，也是这样欺雌霸女地文明起来的吗？

人类，地球上的高等生物，像一个跛脚的疯子，在蹂躏了地球上的一片

绿色之后，早已经登上了一辆越来越加速的文明快车。像类似大型战争启动后的“永动机”一样，在令人类惊愕而窘迫的局面中行进。人类成了文明进程的奴隶，成了它生产出来的物的奴隶，成了它本身愿望的奴隶。在这个星球上，潜在的裂隙已经日渐可怖：植物凋零，百兽惊恐，犁铧进逼，群山退缩。现在，鸟的翅膀正在天空中犹豫，水的自由已经变成不知向何方流淌的迷失。不久，白云将大块大块地跌落于地面，饥荒将从非洲飞向这个巨大球体的北方。阴阳失调的人类，在急切飞奔中，一天比一天面目苍白，一天比一天表情呆板。他们的艺术，正在变成批量生产的游戏。电脑，像一只只诡诈的手，把人类尚不健全的灵魂从失去了弹性的头脑中挖走。如同一个赚钱赚得发疯了、麻木不仁的个体户，人类面临的同样危险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偏激地说，这是只属于“男人类”的疯狂。

在一步步向“文明”高峰逼近的过程中，处处闪烁着的，是“男人类”贪婪的目光。正是从他们主观理念里涌出的主动冲刺的分泌物，使人类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

如果把“男人类”比作凶恶的食肉动物，“女人类”则是一种柔软的植物。她们目睹了这一切，她们陪伴了这一切，但她们却也像草木一样被“男人类”欺凌。“男人类”在把万物逼向角落的同时，也在意识中把她们踩在脚下。

一代代女人常常在对抗与挣扎后被逼进了四种选择的狭隘地带：或是充当迷人的情妇，或是成为泛滥的娼妓，或是装扮成苦熬的淑女，或是无奈地做着白发苍苍的母亲。母性，成为男人把女人变为奴隶的最好借口。婴儿的降生，不仅使女人的身体发生分裂，还把她们推向被摒弃者的行列。繁殖，成了她们生命中最危险的一道门槛。不断地从男人那里发出的对工具的要求，已经使她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从昔日痛苦地穿着的贞操带到苦心设计出来的、兴冲冲的比基尼，女人顺从地进入了男人从属品的行列。

在当代，她们更是越来越把自己姣好的面容作为待价而沽的观赏品。化

妆品像一个个廉价的、带着奸笑的形容词，一层层地涂在她们的脸上。胸、腰、臀的尺寸，失去了真实的生理依据，而成为她们或美或丑的评分标准。乳房的大小，原本只是对未来哺乳的一种体积上的假设与许诺；而在当今，在男人们那明显含有抚摸的念头下，一步步的怂恿使它正朝着越来越大的趋势发展。站在人类文明的顶峰上回头看，不能不说，女人自己也充当了“男人类”杀害女人本质的同谋。

不是先天的欠缺，而是历史惯性那歪曲的捏造，把几千年的进化变成了对她们迫害式的反面教育：使她们的温善变成了怯懦，使她们的聪明变成了猜忌，使她们的骄傲变成了虚荣与浅薄，使她们的柔和与耐心变成了絮絮不止的唠叨。

这正是“女人类”的悲哀。如果有公平的声音为她们被压抑的潜能而叹息，那声音一定会说：地球上的文明，正在牺牲着自己的母亲。

几千年来，女人的进化，遭到了一代代“男人类”的阻隔。她们，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人类，她们是另一批迟到的、未能得到充分发育的生物。当人类文明的列车越开越快，快到无法减速、无法终止的窘迫之际，“女人类”是否会从正门，轻盈地走上舞台？

请未来预先赠予我一种柔韧的角度，我要用另一种视角重新审定她们。

作为一种不同于“男人类”的高等智能生物，她们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种类？她们应该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秀品质是什么？我能否为她们揭开那层覆压了几千年面孔的盖头？

在人类最初的采集时代，她们曾主管过整个人类。她们一边抚慰并统领着略带野性的男人，一边耐心看守着身边的火种，喂着脚下的婴儿。她们善意而悠闲地收集植物的种子，又仿照花草的样子把余下的部分植入土地。是她们，把男人猎捕到的受伤的动物驯化成温顺的猪和勤勉的黄牛。她们让野鸡和天鹅兴奋地把蛋生在人类的家中。

女人，作为种族繁殖的象征，内部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韧性。哺乳的本能，使她们对弱者的哭泣充满了怜悯。上帝把流泪的能力赋予了女人，泪水成为她们定期洗刷罪恶的清洁剂。由于一种共同的周期现象，女人与月亮达成了某种和谐。共同的、平静而柔和的表情，使她们与这个文静的星球之间产生了一种同气连枝的美。

如果，人类的舵位上，一直站着的是“女人类”，那么在这种假定性的美好规定中，“女人类”会像一个最本分的邻居，以一种阴柔的、没有痕迹的顺应方式，带领着男人生活在这安宁的星球上……

我绝不会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我对那些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的“假男人类”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反感。她们躁动不安的情绪，违反了女人的本性；她们那鼓起标语一样的脸上，布满了焦灼的风。她们打起旗帜，与男人抢夺着工作的岗位，抢夺着总统的话筒，甚至争夺着堕胎的权利。妄图模仿男人的做法，只能是变相仰慕男人的卑微心理在作祟。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应该展示出另一条人类的哲学，领率另一种文明。

一位导演曾说过一句令全中国女性愤怒的话。他想在几座城市中选择一个单纯女孩的角色，而他看到的，是满眼的忸怩作态的媚眼和腰身。他在计划落空后说，他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其实，何止中国，何止东方，何止西方，整个退化了的“女人类”，都需要找回原属于自己的、发着荧光的本质。

“我们都是偏见与世俗的俘虏。”高雅、飘逸的女人，你们在哪里？

你们温和而沉着，你们富有集体欲，你们友善，你们对和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你们心灵沉静，你们情思缭绕，你们趣味细微，你们像火苗那抖动着的尖部一样敏感，你们第六感的直觉像鹿一样乖巧而细微，你们对双关语深含感悟，你们对暗示充满警觉，你们怜爱儿童，你们亲近动物，你们是永远的倾听者，你们对农业及植物洋溢着关爱，你们爱田园，你们爱家禽，你们爱音

乐，你们爱舞蹈，你们调制味道的能力无与伦比，你们像孔雀一样对服装有着倾心的迷恋，你们全身布满了性感的神经，你们生长着数不清的思念的细胞，你们抚育了全部男人，你们那带着绒毛的生命兴趣细小而多端，你们抚着琴望着远方……你们一个个深藏着省吃省用的节俭的天性，你们向平凡的事物深深地俯下身去……

是无数天资特异的女人，燃起了我对“女人类”充满幻觉的希望。

她们的自我掩护带来了神秘与陌生，使我对她们一直心存误解。其实，男人身上全部的意志，女人身上全有，只不过是依照一种感情的逻辑，依照一种自发的、接受式的愿望而存在。女人具有的超级稳定的弹性，为焦躁不安的、贪婪的男人所不能及。女人，一旦聪明，便绝顶聪明！

但是，普天下的女人啊，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在爱着真实的你们。你们正在本性的美德之外深陷泥淖。在黯淡无光的猥琐生存中，你们几千年地损失，你们仍在损失之中。

我注视着我也身处其中的文明。我在纸上寻找它另外的可能性。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仍然愿意尽情地夸张天国里纯洁的水晶。

她们，我纸上的她们，洋溢着一层层弱者的软光。这软光中，饱含着当今人类最欠缺的品质。对于已经过于狭小的地球和过于和善的动植物界，今天的人类不是过于瘦弱，而是过于强大；不是过于祥和，而是过于嚣张。

“女人类”暗含的宁静之声，是我们人类自救的一种希望。从物质的根本道理上讲，女人生命中可以造成多次分裂的属性，决定了她们是与死亡对称的一种生物。“女人类”的被动和顺应，是我们与生物界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的一种潜在意向。女人对艺术如醉如痴的神经，在未来世纪里艺术濒临稀薄时将显得格外珍贵。她们对宗教发自内心的倾斜姿态，鼓励着人类自身的返赎。可能正是由于历史的压抑，人类某些先天的本能，在女人那里得到了封闭式的静止保存，并未受到文明的侵染。而这应当是人类在未来世纪的根基与性格。尽

管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仍然把女人置于从属的地位，但他仍然高瞻远望地说过：女人自然本质中有多少不如男人的地方，就有多少优越的地方。

当今世界上，由于偏见，“女人类”的数量正日渐稀少。继续扼杀她们的后果，可能使我们进化成一群嗡嗡叫的蜜蜂。那时，全部人类都将变成雄性的工蜂疯狂地飞舞着采蜜，而只留下一只肥胖的母蜂用来繁殖。人类所有的积存都会发出一声种族灵魂的巨大叹息。

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评价过女人。我为自己对女人既苛刻又空洞无垠的期望而自忧。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泰戈尔的一篇短文，我的心才骤然安稳。他的观点像历史上一个闪亮的光斑。几十年前，他就已经对人类文明产生了超前的预见和忧虑。我在他那里，听到了对“女人类”命运预想的共鸣。这位白发飘然的印度老人深沉的声音令我自己感到一种震颤，我也仿佛找到了自信的依据：

妇女天赋具有贞洁、谦恭、温顺的被动品质……这和土壤那种被动功能不无相似……这种被动品质赋予了妇女以巨大和深沉的宁静，这对生命的抚慰、养育和储存都是必需的……我们的文明同样必须有它广阔、深厚和稳定的被动的要素。它绝不仅仅是增长，还要有增长的和谐。它不能全部都是音调，必须还要有节奏……

泰戈尔这一番“反文明”的话，至少超过了他五本诗集的分量。

在人类一往无前的文明突进中，怪僻的知识分子一直呈现出某种不合作的预言者姿态，他们警戒式的、反动的口吻，往往为当权者所不满。的确，在毒瘤出现之前，任何关于疾病或濒死的预言都会被认为是危言耸听或别有用。但是在当代，在自然界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强大反作用力之际，对文明危机的反思，已经不止为知识分子所虑想。现在，连最顽固的当权者也明白倡导保